

浙江文叢

袁枚全集新編

〔第二十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袁枚全集新編

〔第二十冊〕

王英志 編纂校點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袁枚年譜資料

隨園先生年譜凡例

一、是編仿《漁洋精華錄》，選先生詩若干首，加以箋註，先之以《年譜》一帙，使讀者誦其詩，知其人，體例應然也。竊愧枵腹，於先生著作，不能稍窺門徑，特以十餘年用力於斯，不忍自沒辛苦耳。他日傳文苑、循吏者，自有人，或以此作嚆矢之貽，實所深幸，若云纂述，則吾豈敢？

一、先生一生事迹，散見《詩文全集》，閱之似易，而薈萃貫串實難。今以《詩集》編年爲綱，而於《文集》《詩話》中所記述，悉心考證，書其行誼之大者，其餘瑣屑不關輕重之事，概從刪削，後之讀隨園詩文者，知先生爲人，庶幾不爲迂曲小儒所惑。

一、先生四官縣令，所至輒著循聲。第生平從不自炫，《八十自壽》詩云：『休誇往日興人誦，風影訛傳五十年。』在他人難得之事，先生直淡漠視之，此蓋品誼最高處，不欲自矜伐也。卒後七十餘年，惟惜抱軒爲志墓，澄清堂爲立傳，他無聞焉。茲編亦但就志傳中所載政迹叙列。此外傳播人口者，不復屢入，以存先生之真。

一、先生小時，最爲祖母鍾愛，讀其登第、歸杭、隴上五言長律，孝思諄摯，一字一淚。按先生祖母柴氏，僅一見於《新齊諧》中，惜濬師五赴江南鄉舉，屢游隨園，未暇訪先生曾孫一詢其

家乘也。

一、《詩文集》中、《詩話》中間有訛誤者，想係先生晚年隨手刪訂，不復記憶。如適蔣氏女後其婿四年亡，《詩話》中作未半年女與婿俱亡；已酉得『落花扶不上枝頭』句，以爲金姬識，而金姬實卒於壬子。至辛亥以後詩編，舛誤更多，三十五卷當是甲寅作，而列入乙卯，按其題目，實皆甲寅年事，茲就所確知者，一一改正，俾覽者不致生疑。

一、先生女婿可考者，蘇州蔣氏，溧陽史氏，六合汪氏。至《尺牘》所載宜姑嫁孔雱谷之子，吳選《八家四六》所載先生婿藍嘉縉，均未見《詩文集》中，未便妄列。

一、林薌溪《射鷹樓詩話》載先生女孫詩數聯，足徵家學淵源，即閨閣中亦代有繼起者。惟茲編斷自丁巳以前，餘均付之闕如，深恐考證不真，轉滋口實，識者鑒之。

庚午仲冬，定遠方濬師識。

袁枚年譜資料目錄

隨園先生年譜		方濬師(二)
慈溪竹江袁氏宗譜·世系		(二七)
袁枚年譜		楊鴻烈(三六)
袁枚年譜簡編		王英志(一三〇)

隨園先生年譜（一七一六—一七九八）

方濬師

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三月初二日，先生生。

先生姓袁氏，諱枚，字子才，號存齋，一號簡齋，學者稱隨園先生。先世家慈溪，後徙錢塘。明崇正元年，五鳳樓前獲一黃袱，內襲小畫一卷，題云：『天啟七，崇正十七，還有福王一。』內侍檢奏，思宗因傳巡城各員究從來，袁槐眉先生時以省垣隸皇城事，奏曰：『此事不經，何由得至大內，如一追究，必有造訛立異、簒惑聖聽者。』思宗是之，槐眉即先生高祖也。槐眉與其父竹英方伯有《竹江詩集》行世。槐眉有子，是爲象春府君。象春子曰錡，《詩話》中所稱旦釜公者。旦釜之子曰濱，先生父也。母章孺人，杭州耆士師祿先生次女，先生生於東園大樹巷中。

康熙五十六年丁酉，先生二歲。

康熙五十七年戊戌，先生三歲。

康熙五十八年己亥，先生四歲。

康熙五十九年庚子，先生五歲。

先生《秋夜雜詩》云：『我年甫五歲，祖母愛家珍。抱置老人懷，弱冠如閨人。其時有孀姑，亦加鞠育恩。授經爲解義，噓背分餘溫。』按先生孀姑適沈氏。先生剪髻時，好聽長者說古

事，否則啼。姑爲搢摭史書稗官兒所能解者，呢呢娓娓不倦，以故未就學而漢、晉、唐、宋國號人物，略皆上口。每讀《盤庚》《大誥》，眉蹙，姑爲負劍辟咍助其聲以熟。

康熙六十年辛丑，先生六歲。

康熙六十一年壬寅，先生七歲。

遷居葵巷，受《論語》《大學》於史玉瓚先生。

雍正元年癸卯，先生八歲。

先生太翁客吳中，聞衡陽令高君清卒，庫虧，妻子繫獄，嘆曰：『我高公幕客也，非我往則難不解。』遂治裝歷洞庭而南，告其弟高八曰：『曩而兄傾庫供上官，吾嘗止之，而兄不可。則勸其簿籍而加印焉，亦知正爲今日計乎？』高大悟，檢篋得印簿，訴制軍爲平其事。楊朗溪太史贈詩有『袁夫子當今真義士』句。

雍正二年甲辰，先生九歲。

先生《詩話》云：『余幼時家貧，除「四書」、「五經」外，不知詩爲何物。一日業師外出，其友張自南先生携書一冊到館求售，留札致師云：「適有急需，奉上《古詩選》四本，求押銀二星，實荷再生，感非言罄。」余舅氏章升扶見之，語先慈曰：「張先生以二星之故，而詞哀如此，急宜與之，留其詩可，不留其詩亦可。」予年九歲，偶閱之，如獲珍寶，始《古詩十九首》，終于盛唐，俟業師他出，及歲終解館時，便吟咏而摹仿之。』

偕同人游杭州吳山。作五律，得句：『眼前三兩級，足下萬千家。』又咏《盤香》云：『空梁無燕泥常落，古佛傳燈影太孤。』

雍正三年乙巳，先生十歲。

雍正四年丙午，先生十一歲。

雍正五年丁未，先生十二歲。

受知於學使王交河先生，補博士弟子員，與業師史先生及張有虔同人學。

雍正六年戊申，先生十三歲。

先生詩云：『我年十二三，愛書如愛命。每過書肆中，兩腳先立定。苦無買書錢，夢中猶買歸。至今所摘記，多半兒時爲。』

雍正七年己酉，先生十四歲。

雍正八年庚戌，先生十五歲。

受知李安溪先生清植，補增廣生。

有《咏懷》詩云：『也堪斬馬談方略，還是騎牛讀《漢書》。』《春柳》詩云：『新絲買得剛三月，舊雨吹來似六朝。』膾炙人口，先生嫌爲少作，集內悉刪去。

雍正九年辛亥，先生十六歲。

雍正十年壬子，先生十七歲。

杭州朱端士先生命製《七十壽序》，結忘年交。

雍正十一年癸丑，先生十八歲。

先生以制府觀風，受知於程公元章，命肄業萬松書院。其時山長爲楊文叔先生繩武，呈所作《高帝》《郭巨》二論請誨。文叔墨其後云：『文如項羽用兵，所過無不殘滅。汝未弱冠，英勇乃爾！』先生自是銳意述作，文叔啟之也。

與杭州仲燭亭同學爲詩，彼此吟成，便携袖中，冒雨欣賞。

雍正十二年甲寅，先生十九歲。

帥蘭皋先生念祖督學浙江，試古學，先生賦《秋水》云：『映河漢而萬象皆虛，望遠山而寒烟不起。』帥公大加賞異。又問國馬、公馬何解，先生對云：『出自《國語》，註自韋昭，至作何解，枚實不知。』納卷時，帥公閱之曰：『汝童年，能知二馬出處足矣。』曰：『國馬、公馬之外，尚有父馬，汝知之乎？』曰：『出《史記·平準書》。』曰：『汝能對乎？』曰：『可對「母牛」，出《易經·說卦傳》。』帥公大喜，拔置高等，食廩餼。

雍正十三年乙卯，先生二十歲。

帥學使按試，先生名居前列，幕中閱卷者，邵君昂宵也，後相遇西湖，誦其《有所贈》云：

『韵到梅花香有骨，軟於楊柳怯當風。』先生有知己之感，載其句入《詩話》中。

乾隆元年丙辰，先生二十一歲。

適陸氏寡姊携二甥來歸寧，遂止焉。

省叔父于廣西，寓中丞金公鉉署中，作《銅鼓賦》，合座稱賞。時方開博學鴻詞科，中丞首以先生列薦剡，遂北上。胡稚威天游初見先生，謂曰：『美才多，奇才少，子奇才也。年少修業而息之。他日爲唐之文章者，吾子也。』

冬，試鴻詞科報罷，落魄無歸，飯高怡園先生景蕃家三月有餘。

句容王郎中琬招先生往，與其兒子讀書。王公旋守興化，同客王公所趙再白舍人貴朴齋。然曰：『子無憂，王公雖去，其屋吾賃之。』因留先生共卧起，出詩文相與礪切。未幾，先生受嵇相聘，乃與舍人別。

在李玉洲先生家，與曹麟書、沈椒園諸公結吟社，臨川李穆堂侍郎以文章名，先生袖所作請業，侍郎極愛《李德裕論》一篇，大書卷首云：『洗盡《唐鑒》中腐語，得此痛快淋漓之作，真「不覺前賢畏後生」矣。』

唐公莪村時官太常卿，賞先生詩文，托其西席朱君佩蓮道意，欲以女妻之，先生以聘定辭，唐公甚惋惜。

先生上孫文定詩云：『一囊得飽侏儒粟，三上應無宰相書。』文定讀之，忻然延入，曰：『滿

面詩書之氣。』

乾隆二年丁巳，先生二十二歲。

先生落魄長安，金陵人田古農見而奇之，哀其飢渴，沽酒爲勞。後先生宰江寧，古農已歿，有詩告其墓。

乾隆三年戊午，先生二十三歲。

先生袖文質趙公大鯨，公大奇之。因乞一授餐所，公唯唯。朝送公出，暮聘已至，蓋嵇相國璜家相國子承謙，時方七齡，執經問業。

秋，舉順天鄉試，出四川鄧遜齋先生時敏房。

乾隆四年己未，先生二十四歲。

孫牧堂太史延先生權記室。

會試，成進士，改翰林院庶吉士。先生少夢老僧，導入一山，穹窿高峻，直登其巔。僧曰：『此點蒼山也，多白猿，各據一石洞棲。』僧指一空洞示曰：『此是汝宅，久當來還。』本科先生房師閣學蔣公適夢白猿入贊，榜發大喜。大學士鄂文端公謂蔣公曰：『今年闈後閱人文，所卜悉不讎，惟袁枚一人驗耳，非君誰光我顏者？』按是科與先生同試鴻詞、同舉京兆、同人詞館者二人，長洲沈歸愚尚書、桐城葉書山庶子也。

乞假歸杭，迎娶孺人王氏。先生朝考賦『因風想玉珂』詩，欲刻劃『想』字，有句云：『聲疑來禁院，人似隔天河。』大司馬甘公以語涉不莊，將擯之。尹文端公繼善亦與閱卷，力爭曰：『此人肯用心思，必少年有才，特未解應制體裁耳，此庶吉士之所以須教習也。倘進呈時上有駁問，我當獨奏。』遂入選，先生受文端公知

自此始。乞假時，繪《玉堂歸娶圖》，遍徵題咏，武進程文恭公景伊詩云：『金燈花下沸笙歌，寶帳流香散綺羅。此日黃姑逢織女，漫言人似隔天河！』蓋調之也。

乾隆五年庚申，先生二十五歲。

携王孺人北上，黃流風浪中，遇錢稼軒少司空。後先生贈少司空女詩云：『爾翁南下賦歸歟，值我新婚北上初。水面匆匆通一語，懷中正抱女相如。』

叔父健磐府君卒於粵西。按先生《詩話》：『健磐公卒時，香亭弟年才十歲。』據此，則健磐之卒，適在庚申年也。甲子有哭健磐詩，乃歸其喪耳。

乾隆六年辛酉，先生二十六歲。

乾隆七年壬戌，先生二十七歲。

是年翰林散館，試翻譯，置下等，閱卷大臣鄂文端公所定也。啟名大恨，召先生往賜飯，與深語，且曰：『汝爲外吏必職辦。』先生問及當代諸名臣，文端云：『汝到江南，有一真君子，不爲利動，不爲威懾，守其道生死不移者，可交也。』問何人，曰：『顧琮也。我此時不必通書，汝見時但道是我門生，渠必異目相待。』先生到淮見顧公於總河署中，果如舊相識。臨別，先生求顧公教誨，公曰：『君聰明，任君行去，但要大處錯不得，可緊記老夫語。』先生嘆爲真儒者之言。

時上命保薦陽城馬周一流人，留松喬侍郎留保命公擬時務奏疏一通，大加矜寵，即欲以先

生應詔，疏已具矣，先生以外用，喜得薄俸養親，苦辭乃止。

桐城張藥齋侍郎聞先生改外，向其兄文和公作元相語曰：『韓愈可惜。』

需次白門，寓王侯岩太史家。

初試溧水知縣，太翁自廣西來，慮先生年少不諳吏治，乃匿姓名詢諸塗，有女子告曰：『吾邑袁公，政若神明，真好官也！』太翁大喜，騎驢直入縣署，合邑傳爲佳話。

乾隆八年癸亥，先生二十八歲。

由溧水改知江浦，復從江浦改知沭陽。值旱，先生作《苦灾行》。六月二十一日詩成，二十三日即得大雨。

赴贛榆鞠獄。

沭陽有吳某，就館洪氏，妻昏夜被殺，主名不立。洪氏子與其奴，互有誣，先生屢訊不決，遂成疑獄。偶與何獻葵刺史言及，刺史曰：『此獄固難辦，然君亦未盡心。』先生問故，刺史曰：『君何不將二囚合繫之，陰使人察其所言，再分繫之，使人爲鬼嘯以休之，或真情可得。』先生憮然若失，悔計不出此也。

乾隆九年甲子，先生二十九歲。

知沭陽縣。

秋充江南鄉試同考官，得士七人，李太史英與焉。按先生試鴻詞科在都，曾大會詩人，常

州儲學坡師軾年最長，爲座中祭酒，後三十年，儲乃出李太史門下。是科薦而不售者，一爲松江陳邁晴，一爲太倉吳維鶚。陳故宿學，榜後作百韻詩來謁。吳爲梅村先生曾孫，少年玉兒，嗣登癸酉賢書。均早卒。

先生歸季父健磐府君柩於廣西，哭之以詩。

女弟素文于歸如皋高氏。

縣試童子周某，疑其文，偵之，乃其師呂文光作也。先生傾衿禮之，嗣延至江寧課兩孤甥，孺人王氏復妻以妹。呂君丁丑進士，官至直隸同知。

乾隆十年乙丑，先生三十歲。

調江寧縣知縣。

五月十日，天大風，白日晦冥，城中女子韓姓者，年十八，被風吹至銅井村，離城九十里。其村氓問明姓氏，次日送其還家。女婚東城李秀才子，李疑風無吹女子至九十里之理，必有奸約，控官退婚。先生曰：『古有風吹女子至六千里者，汝知之乎？』李不信，先生取元郝文忠《陵川集》示之，其詩云：『黑風當筵滅紅燭，一朵仙桃落天外。梁家有子是新郎，牟氏負從鍾建背。爭看燈下來鬼物，雲鬢欹斜倒冠佩。』又云：『自說吳門六千里，恍惚不知來此地。甘心肯作梁家婦，詔起高風榜天賜。幾年夫婿作相公，滿眼兒孫盡朝貴。』李無以應。先生復曉之曰：『郝文忠一代忠臣，豈肯誣語？但當年風吹吳門女，竟嫁宰相，恐此女無此福耳。』李大

喜，兩家婚配如初。制府尹公聞之曰：『可謂宰官必用讀書人矣。』

乾隆十一年丙寅，先生三十一歲。

知江寧縣。

五月，捕蝗七里洲，馬爲野豕所驚，怒逸不止。先生強勒之，馬竄入廢寺，門攔橫木，馬可入，而馬上人必折頸以死矣。先生念死可也，如此慘死，人必疑有隱慝，此念甫動，馬逸忽止，若有人擋之者。先生從容跨馬，牽縛樹間，良久，輿從始踉蹌來。

乾隆十二年丁卯，先生三十二歲。

知江寧縣。

題升高郵州知州，格於部議，不果。

初得隨園，先生有詩云：『暫時邀主先爲客，異日將官易此園。』

江寧方山谿洞外兩氓爭地，無契券，訟久莫能斷。先生視案山積，笑曰：『此《左氏》所謂宋、鄭之間有隙地，頃丘、玉暢是也。訟久則破家，吾爲若了之。』乃盡去舊案，別給符驗，使各開墾。

有賈人販布江行，舟觸戰船，溺死一兵，衆兵縛控舟子，并及布客。先生知過失殺人無罪，而累客必傾資，乃令乘風張帆，作觸舟狀，縱之去，以埋葬錢發兵完案。侍郎尹會一督學江南，試江寧時，有兩騎衝其前麾，且嫚罵，稱親王家奴。先生立擒治，則爲將軍投書制府者也。搜

其篋，得關節書十餘封，悉焚之，重責逐去。

乾隆十三年戊辰，先生三十三歲。

知江寧縣。

江南災，銅井民運米至吳門，有率衆劫之者，先生以荒政當弛刑，召其魁詢之，乃土人遇糴，非劫也，諭以情法，追米還之。

江寧高廟僧亮一，工栽菊，能月月有花。席武山別駕邀先生與蔣用庵侍御、姚雲岫觀察同往賞之，分韻賦詩。秋解組，歸隨園。按《隨園記》云：『金陵自北門橋西行二里，得小倉山。山自清涼胚胎，分兩嶺而下，盡橋而止。蜿蜒狹長，中有清池水田，俗號乾河沿。河未乾時，清涼山爲南唐避暑所，盛可想也。』康熙時，織造隋公當山之北巔，構堂皇，繚垣墉，樹之荻千章、桂千畦，號曰「隨園」，因其姓也。後三十年，余宰江寧，園傾且頽，弛其室爲酒肆。問其值，曰三百金，購以月俸。茨牆剪闔，易檐改途，仍名曰「隨園」，同其音，易其義。落成，嘆曰：「使吾官於此，則月一至焉；使吾居於此，則日一至焉。二者不可得兼，捨官而取園者也。」遂乞病，率弟香亭、甥陸湄君移書史居之。』(一)